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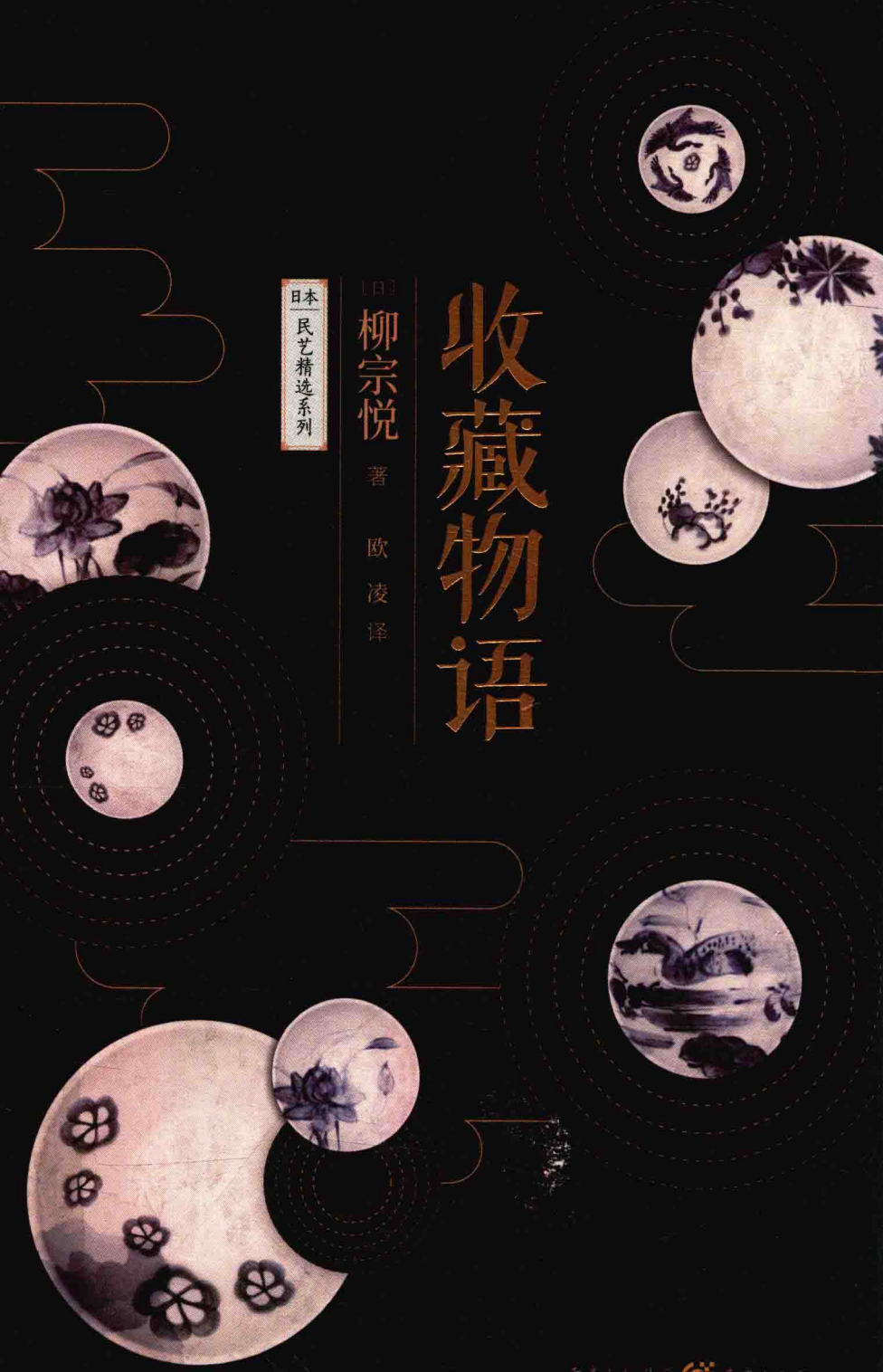
收藏物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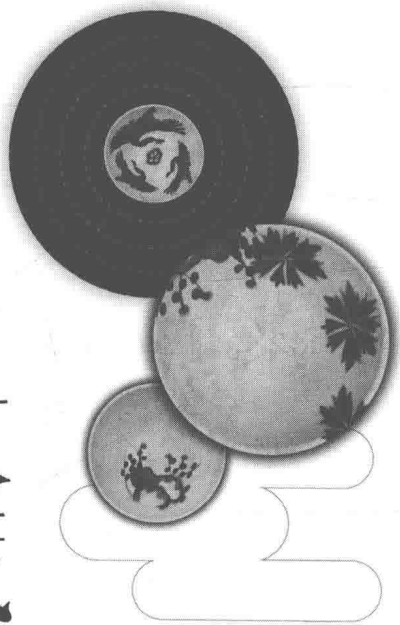
[日] 柳宗悦

著

欧凌译

日本
民艺精选系列





收藏物语

[日] 柳宗悦 著
欧凌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收藏物语 / (日) 柳宗悦著 ; 欧凌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229-13074-9

- I. ①收… II. ①柳… ②欧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3768号

收藏物语

SHOUCANG WUYU

[日]柳宗悦 著 欧凌 译

责任编辑: 邹禾 魏雯 许宁

装帧设计: 不绿不蓝

责任校对: 朱彦谚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8.75 插页: 16 字数: 136千

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: 978-7-229-13074-9

定价: 56.8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／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001 | 瓷盒物语 |
| 009 | 鬼之行水 |
| 017 | 信乐茶壶 |
| 023 | 宋拓梁武事佛碑 |
| 031 | 赤绘钵 |
| 041 | 曾我屏风 |
| 049 | 汤釜 |
| 055 | 行者墨迹 |
| 065 | 丹波瓷 |
| 081 | 京都早市 |
| 091 | 那霸古衣市 |
| 105 | 有关收藏 |
| 147 | 收藏之辩 |
| 161 | 穷人的收藏 |
| 171 | 民艺馆的收藏 |
| 199 | 工艺性绘画 |
| 219 | 织与染 |
| 235 | 色纸和赞 |
| 259 | 译后记 |
| 265 | 柳宗悦年谱 |

瓷盒物語

收藏时常会遭遇奇妙的因缘。尤其是这只小瓷盒，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缘。

已经是近四十年前^①的事情了。那时我渡海去了朝鲜，有天在汉城的一家道具屋发现了它。（如今想起当初之事，实有隔世之感。当时喜爱朝鲜之物者，实在少之又少。）这是一只小巧的朱砂青花瓷盒。含有朱砂的朝鲜瓷盒类原本就极为少见，更何况这只的朱砂并非纹样而是文字。只能说是特例了。而且那“福”字并非手写，很明显是盖的朱砂印，这也是一般绝难见到的手法。于是我当即下了订单，并让店家帮忙保管到我离开朝鲜的那一日。当时，珍品到手的欣喜自是难以言表。

在朝鲜的日子极为繁忙。十余天后，即将返程回国之际，我去道具屋付钱取货。然而，店内却没了小瓷盒的身

^①本文作于1955年，上溯约1915年前后。

影。据称是有店员弄错了，已经将其卖与他人。我追问买者是谁，却只得到不甚清楚的答复。想追查其下落的念头，最终也因毫无线索而作罢。我对这家店的缺乏诚意很是恼火，然而一切都追悔莫及，回天乏术。更何况是那样一件难得的珍品，让人好生怀念。于是其身姿竟更为鲜明地留在了记忆里。

其后两年。我再次到访汉城，有幸与当时的朝鲜物品收藏家富田仪作老先生熟识。老先生是镇南浦的实业家，是位棱角分明极有个性之人。他的行迹怕是要足足写满一本书。

有天我受邀到访府上，老先生要给我看一些他收藏的陶瓷品。当时他在汉城也有寓所，拿出好些各种各样的藏品来。可忽地，那只难忘的小瓷盒竟也悄然现身了。原来是到了老先生这里！

对店家来说其实也无可厚非，与其卖给我这样的穷人，不如卖与老先生这样的富豪，所赚定然多多。店家总在找寻最佳的买者，老先生这样的自然是更为重要的座上客，牺牲一下我的订单也在情理之中。

那时我很想马上把此事始末告知老先生，若是说了，老先生定会好心转让与我的吧。老先生的品性中自有这样

恬淡的一面。然而我却踌躇未语。因为我见到老先生也对这小瓷盒格外钟爱。无论是谁，若是通晓朝鲜物什者，大抵都会对此心生喜爱的。更何况老先生还告诉我，他不久将把这些收藏品公开展出。这两点让我保持了沉默。

老先生言出必行，此后不久便在朝鲜银行后面的大建筑里开了一间展厅，这只朱砂青花瓷盒也成了展品之一。其实，我与浅川巧两人也曾与老先生相商，希望把三方的收藏品集中起来，建一个“朝鲜民族美术馆”。一时间进展很是顺利，眼见就快要达成所愿了，但最终还是受困于经济原因不得不作罢。如今想来仍是唏嘘不已。

那天在老先生所拿出的各式各样的藏品中，还有一只桃型的瓷砚滴，也是美丽异常。是至今所见的品种里最为小巧的一种，身形较为瘦长，且线条饱满，姿容极是端丽。顶端涂有钴蓝釉，色泽浓厚，与白亮的底色交相辉映，煞是美艳。就朝鲜的小型瓷器来说，算得上极优之品，让人一见倾心。我想要即刻拥有一只瓷砚滴的心情从未如此强烈过。这与那只瓷盒子，简直堪称美瓷双璧。

由是，此次访问中我不仅再次无意中邂逅了朱砂青花瓷盒，还一饱眼福见到了美丽异常的瓷砚滴。这一对美瓷双璧的身姿，此后便一直刻在了心里，从不曾消失过。

数年后，老先生过世，那些珍贵的藏品也随即四散开来。我当时住在千叶县的我孙子一地，详细情况全无从知晓。那只瓷盒与瓷砚滴究竟去了哪里，恐怕此后是绝难再有机会见到了。只是我会偶尔想起，心忧一番它们的命运。感叹若是在我身边，定会加倍地珍爱。

其后漫长的十年、十五年光阴缓缓流逝。昭和五年（1930），我住在美国的剑桥，因受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邀请，前往讲学一年。波士顿就在旁边，是我常去之处。事先已听说山中商会在此开了一家店，于是便择日到访。那是一家有浓郁日本气息的店铺。店内日式物件最多，其次是中国的，另外还有少许朝鲜的。据店员介绍，地下室还有一些，于是我便跟着下了楼去。

室内光线暗淡，好些物件杂然搁置着。在数个尘埃已厚的箱子里装着一些小玩意儿，凭直觉，大概是朝鲜之物，于是便一件一件拿来细看。实在只能称之为奇遇，我竟在某个箱子内，发现那只朱砂青花瓷盒与桃型瓷砚滴正和睦地挨在一起。激动之余，我不由得将其握在掌中，抱于胸前。

直到付过钱，手中攥着小包，我都不敢相信这竟是真的。曾经心心念念的两件物件，谁想竟会在十几年后遥远

的美国再度相会，而且还会为我所有！莫非是前世因缘撮合？此后，在我剑桥寓所的桌上便多了一对小朋友，整日里与我笑颜相对。我数度把玩，简直爱不释手。

至于它们为何会跋山涉水，来到万里之外的异乡，我也是事后才听闻的。山中一家是富田氏的亲族，在富田仪作老先生过世后，山中商会接管了大多数遗物。其中一部分被送往美国，那一对美瓷也恰巧混入了其中的一口箱子。而那口箱子又恰好被分到了波士顿的支店。而且朝鲜的东西评价并不甚高，在美国就算是这种瓷盒砚滴也不可能马上转手就卖得掉，所以便只能在那昏暗的地下室里吃着尘埃耗着光阴，一年又一年。

然而这命运之轮竟让我们再度重逢了，在这昏暗的地下室里！从见其第一眼起，直至拥有它们，实际上已过了十五年之久。想到此节就更觉不可思议了。这样两件小物件，在超过地球一半的广袤空间中，在相隔十几年的悠长岁月里，竟让偶然渡美、到访波士顿的我，经由店员的介绍，再不经意打开箱盖，终至与其重逢。这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缘！

我们终究是再度走到了一起，从此以后它们便再也不会从这个世界消失了。它们已成为民艺馆中的一员，谁都

可以随时见到它们惹人怜爱的身影。而且，这只瓷盒的原色照片已经登上了《工艺》杂志第一百一十一号，钴蓝釉瓷砚滴也成为这本杂志第八十五号卷首插图之一。

我收藏了很多东西，但这样因缘奇异之物是少之又少。而且这番奇遇也并非谁都能有幸遇见。我决定将此事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记录下来，因为这实在是我的收藏物语中极为奇妙的一例。

追记。

在此顺便简短说说我在美国所得的几件宝贝，记得大约有十多件东洋之物。其中六七件放在了大阪的“三国庄”，均为陶瓷的茶碗类，高丽茶碗^①或者判司茶碗^②较多。

此外，朝鲜的菊纹朱砂大壶、北九州의松绘水瓮两件让给了哈佛大学的福格美术馆。于是留在手头的只剩了四件，除了上文的那两只瓷器外，还有一只日本铁壶、一只朝鲜的大砚。如今都在民艺馆内展出，随时可见。

铁壶在《工艺》第三号、第十五号上都有插图。日本

①高丽茶碗：朝鲜半岛所烧制的茶碗总称。

②判司茶碗：属高丽茶碗的一种。瓷质薄、硬，有半透明的白釉，通身有青辉。

出产了很多铁壶，可不知为何值得一看的却很少。好的多为地方所产，而名声很响的诸如南部铁壶之流，只徒然的笨拙，装饰上越来越无趣，形状更是难以恭维。

我长时间都在谋求铁壶，却不经意在纽约得到一只。虽被朋友嘲笑连铁壶都要跑到美洲去买，但确实是一个极为幸运的发现。带回来后，因所求者众，于是就在京都的龙文堂复制了二十个一模一样的分发给各位知友。后来在盛冈的光原社也复制过。这铁壶形状简素，没有任何累赘之处，所用至今也不曾厌烦过。

另一只是朝鲜的大砚，也是在波士顿的山中商会发现的。形体雄大，上部纹样有汉代的气息，如今是我所爱的海东砚（朝鲜砚）之一。其照片也作为插图登上了《工艺》第二十三号。

现在喜砚之人多倾心于中国砚，对朝鲜的从不眷顾，大约是觉得粗笨吧。但若从形态上看，海东砚极有古风，且不失雅趣，我认为很值得一爱。朝鲜的石器类是极好的，大都能与其陶瓷类比肩。民艺馆所幸能收藏到石砚等丰富的石器类藏品，这在其他美术馆是极少见的。

鬼之行水^①

①一种沐浴方式，特指用桶或盆盛水沐浴。

这是大正十五年（1926）左右的事。当时在大津市的商品展厅里有一次大津绘^①的展会，我记得也送去了近十幅画作。这次展会上所收集的大津画作的数量是史上最多的。

其中不乏各色名作，特别是渡边霞亭氏所藏《鬼之行水》，让人无法忘却。上段画的是云，云身上裹了一件虎皮兜裆布，其下是一只裸身的赤鬼，以一脚踩进澡桶的姿势站立着。若是中期的一枚版，倒还并不珍奇，时有所见。可这种初期的长版，仅此一幅，别无所见。

正所谓物以稀为贵，更何况其画技精湛、色调鲜明，线条的运筹也出类拔萃，而且保存完好，是名副其实的绝佳品。我恳请对其照了张相，心中很是恋恋不舍。但这毕

^①大津绘：是滋贺县大津市所产的民俗画，从江户时代初期便很知名。多以神佛、人物、动物为主题，画风幽默。

竟是他人的藏品，难以用钱买到。

两年之后的某一天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了霞亭老先生的讣告。我对老先生所知不多，却也知道确实是位风雅的人物。他的收藏品中，除了天津绘，还有很多极有趣的物件。讣告之后没过几个月，报纸上便登出了其收藏品将在大阪出售的消息。而那幅令人难忘的《鬼之行水》也必定会在其中。所以我问明了时间地点，便从当时京都的居所出发前往会场。果然，在形形色色的画轴之中，出现了那一幅的身影。我终于抓住了投标的机会，怎么都想把画拿到手。对天津绘我本就十分喜欢，还想着什么时候为这些民俗画写上一章，若与这种逸品失之交臂就太遗憾了。

然而世间对天津绘的评价，年年水涨船高。就算在当时，初期版也并不便宜。对这样手头并不宽裕的我来说，是热情战胜了一切。我大胆地决定投标，上限300日元^①，钱无论如何都可以想办法凑齐。就当时物价水平来说，大抵是无人肯为一幅天津绘付如此高价，我认为是志在必得。但投了标毕竟还不能完全放宽心，我只能在京都等候来自大阪的消息。

①日元：据日本银行物价指数换算，1926年左右的1日元相当于现在的574日元。

那时其实还有其他三四种想投标购买的，但最终还是决定全力押在《鬼之行水》这一幅上，其他就只试了试另一幅《塔》，因为这一幅或许比较容易入手。

然而也不知究竟为何，数日之后仍然全无消息。我很是担心，终于沉不住气了，于是写了一封信去催问。难道是我投标失败？那么些钱竟都不够？之后十日左右，寄来了一包挂号邮件，其形状大小明显是大津绘，只是包裹仅有一个。欣喜与不安夹杂着，打开时心里惴惴的，只希望是《鬼之行水》就好。

但最后终究是让我失望了，是《塔》的那幅。这自然也是珍品，我应当高兴才对，可无奈有一股深切的遗憾怎么都挥之不去。惨败！我投标经验甚少，所以这失败的滋味更是苦涩。后来我才得知，我的竞争者是大津绘的收藏名家山村耕花氏。

在山村氏的收藏里，这《鬼之行水》也是别具一格的。数年后我曾得到先生允诺，在民艺馆将其展出，而且还将其收录在了著述《初期大津绘》里。对这一幅我就是如此的中意。

光阴荏苒，昭和十五年（1940）山村氏突然离世，还完全不到该走的年纪。正如大家所熟知，他是画家也是收

藏家，所藏品涉及方方面面极为丰富。我曾两度前往品川拜访，一次是为了漆器，一次是为了红型^①染，希望能在民艺馆展出。山村氏也曾两三次光临鄙舍。在他逝世后，大概是家庭原因吧，他的藏品遭遇了被拍卖的命运。想到他这一生所耗费的热情与努力，一朝便化为虚无，实在甚为痛心。他的美术俱乐部里那一间间大敞房，都曾让人感觉促狭，可见藏品之丰富。这次拍卖自然也有好多大津绘，引人瞩目的还是要属《鬼之行水》、《五人男》与其他一两幅。曾经失之交臂的机会再度来临。如今已是十五年之后了。

但这次是有名的收藏品拍卖，竞争者只会更多，比上次还要棘手。所以其预期价格大抵是我所承受不起的，远超迄今为止的报价。我陷入了沉思中，好不容易等到这样一个机会，若是再度与之失之交臂，今后怕是再也无缘了，到底要怎样才能拥有？

如果我自己力量不够，那就只能借助于他人之力了。于是我与浜田商量了一下，决意请求大原老先生出资将其买入，今后再转托给民艺馆，或者寄赠民艺馆。极为幸运

^①红型：冲绳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染色技法之一。“红”指各种颜色，“型”指各纹样。